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星火

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文藝的政治性

侍桁

稻澁

徐轉蓬

婚後

耶草

禮

路易士

再論「沒有天才」

黎錦明

我願意

李長之

秋

侯汝華

沫凡小品

殷琴憶

創世紀

番草

無語

程珊

聰明的批評

巴山

黃昏

侯汝華

談韻律詩

朱英誕

英誕

魏真

本刊定價

每 期：	八 分
半 年：	四 角
全 年：	七 角
郵 費：	國內在內 國外另加一元
兩 購：	郵票代洋 郵券購或訂 十是通用 直寄本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本刊投稿規約

本刊內容大概分(1)文藝短論(2)劇作小說(3)詩歌(4)散文(5)小品(6)劇本(7)論評(8)翻譯(9)介紹諸欄，除第六項暫時不徵外稿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請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切勿另紙寫稿，以免遺失。至揭載時，稿件均請自留底稿，倘非附有郵票，如不登載，恕不寄還。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有編選入本社刊行書籍之優先權。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請貼足郵資。如有欠資等情，致致退回，本社不負責任。來稿請寄上海湖北中興路一三七五號星火文藝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面
底面外	六十元	三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四十元	二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元	十元	五元

編輯及發行者

星火文藝社

上海湖北中興路一三七五號

上海雜誌公司

本刊不文

經售處

刷者

文藝的政治性

侍 桁

或許有人會問爲什麼突然提起這麼一個嚴重的，可是曾經一度熱烈地討論過，而且像是解決過的問題呢？對於這個問題，或能有什麼新的明確的解決麼？甚至再退一步講，或能夠把持住關於這個問題的獨特的立場麼？——這些，簡單地答一句，恐怕都是沒有的。

不過，作者有一個小小的辯解，這題目是一個被指定的題目：「星火」這個社，和外方人猜想的不同，要藉着這個刊物一變而爲「捐班作家」的，我雖不敢保證絕無，至少也是僅有，因爲不久以前發消息說「星火」是以五元爲捐班費的那個人，他自己就是一個希望爲捐班作家才加入本社的，既至捐班費已出，而文章尙不能採納時，就惱羞成怒發「捐班」的消息了；於是還引起那位失敗了的捐班作家的同鄉，據說是當今國內權威的文藝雜誌的大編者的「有聞必錄」的責任感，一再和「星火」嘮叨。除去這樣僅有的而且已經脫離的捐班後補者之外，其餘的社員——暫自誇一句——是道地的單純的文藝青年。他們不滿意只有雜誌可以發表文章，更想充實自己，在文藝理論上打下比較堅固的基礎，組織了一個社員的研究會，相互交換關於文藝理論上的意見。第一次提出的題目，就是這個「文藝的政治性」，而且指定我作第一個發話的人。所以題目雖是被指定的，却並沒有叫我「奉命執筆」，而與我以完全說話的自由。

這自由是可寶貴的，同時也就是一個麻煩，例如關於文藝的政治性這問題，倘使我們不是太自由了，站在任何黨派的立場而發話，那就有給你準備好的固定的一套，你自己可以省下好大氣力。然而我們既不能前進到空口提出「目的意識」論，去阿諛無產

階級的羣衆，又沒有那厚臉皮，給自己的理論來一個法西斯的洗禮。這種作法的特權已被一些時勢英雄們所專賣了，前天可以站在大衆面前演講「無產階級的戲劇」論，轉眼就榮貴得放送「國防演劇」了，前天還附依着第三種人幫編雜誌，後天就領官費（清注意他並非留學生）罵自由人的無出路了。對於這樣的人們，文藝不只是政治的，更簡直是爬高的手段了；他們不但在理論上可以隨心應手，更使人羨慕的是他們有行爲的實證；這一點無論如何我們是望塵莫及了。

我們既然卑屈得不能有行爲作實證，又沒有黨派作理論的根基，那末我們對於這種堂皇而嚴重的問題便不能尋到解決的徑路了麼？——不，絕不如此。我們有對於我們的工作對於我們的理論的堅確的自信；我們確信，無論時代的輪子怎樣迅速地前進着，我們總不失爲一種推動力，我們並不是不會唱理論的高調，我們輕卑它那由造空氣主義而結合的幻象的羣衆的虛偽集合體，我們不能給它以極高的評價。我們隨時可以放棄我們個人的，或是小團體的固執，屈伏於真實的前進的力之前，但我們不能爲了任何一種虛偽的幻象而犧牲了自己。

我們是無黨派可附依的赤手空拳的青年羣衆的本體，同時也是他們的代言人。我們只是爲完成這時代課給我們的任務而努力，而戰鬥，在我們的眼前沒有月桂冠，也沒有領袖的光圈，反之，我們充分地知道我們的力之薄弱。或許我們作了艱苦的準備，旁人作了收穫者；或許我們這棵在黑暗中奮鬥的小星，一旦會爲太陽的光所消滅；但這不正是我們的願望麼？

現在，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可以轉到本題上來了。讓我們先從兩點來解說這問題：第一點，是文藝本身內在的政治的性質；第二點，是作爲政黨宣傳機關的文藝的政策。我們這樣講，不是無形中已經先肯定了文藝的政治性了麼？是的；因爲這是事實的問題，我們沒有權利隨便肯定它或是否定它的；而且如果否定了這個大前提無異等於取消了文藝的任務與價值。

向着文學或藝術這條路上努力的青年，正可譬如信仰宗教的牧師；牧師有兩種，一種是真實的信仰者，犧牲自己而仕奉於人類；另一種是虛偽的信仰者，是以宗教爲謀生的手段；同樣在文學和藝術領域裏活動的人們之中，也正有着這不同的兩種：一種是把文藝看作剩餘的精力的消耗而以它爲娛樂自己麻醉他人的玩藝；另一種是把文藝看作社會的偉大的事業之一而以它爲推

進或改造社會的手段。這兩種對於文藝的不同的態度，也就生產了對於文藝的任務的不同的看法；前者把藝術看如刺繡花，而藝術者其本人是如刺繡工，最精細的手藝是屬於最高的等級的；後者藝術看為一種武器，而藝術者其本人是為戰士，而且不只武器是要銳利的，更要有使用這武器的正確的目的。用老話來說，一種是固執於文藝的藝術的價值，一種是在藝術的價值以上而完成文藝的政治的任務。

我自己沒有忘記，大概有些人也還沒有忘記，在前些年當一些大花臉上台來就露出十分的兇像哇啦哇啦對人亂罵亂叫的時候，我曾經由文藝的藝術的價值而爭論過。但我絕不是為他們所回敬的「死抱住文學不放手」的這好頭銜的領有者，因為我從沒有把藝術的價值與政治的價值看為兩種對立的東西。有些人是把藝術和政治看為水火不相容的，我並不如此；所以當時我的爭辯的用意很簡單，我只想從旁提醒那些大花臉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以為他們那亂叫亂罵就會發生出來他們所謂的政治的價值，同時也想使他們看一看文壇的一般的水準，究竟能創造出什麼樣發生政治價值的文藝。這種忘形的毛病，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被糾正過來。自命前進的青年理論家們在寫過幾篇尖酸刻薄的雜文之後，便忘形了，以為自己像是殺盡了社會的惡魔似地變成了正義的化身，而自己的一切說話，都是前進的代表原則了。在如這種人的叫罵中，不但尋不出藝術的價值，也想像不到會發生什麼政治的效果。

不過同樣以藝術的價值作為最終的目的，而以其作為對於政治的無關心的藉口，將文藝家的任務，自動低降到刺繡工匠的地位，在鬥爭意識尖銳化的現社會裏，也是不允許其存在的了。有許多帶點理想主義色彩的青年，選擇了文藝的路綫，是在逃避政治的紛擾，因此信奉藝術至上，這只是一個美麗的夢而已。在具有這樣信念的時候，他還沒有發展到社會的人的階段。生在現社會裏的任何種職業者，沒有可以完全地避開政治的影響的；想獨以藝術為逃避那是一種欺騙。而且既是信奉藝術，便是肯定藝術的機能，倘使把藝術看為消遣品，則如何能遵奉它為信仰的標的呢？

所以，對於懷着美麗的夢的青年詩人們，說明文學的藝術的價值與政治的價值的統一性，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使他們要知

道的是：沒有藝術的價值的作品便沒有政治的價值，反之沒有政治的價值的作品也就沒有藝術的價值，這二者在文藝中是不能單獨地存在的。例如，我們怎樣地決定一種藝術的價值呢？說是美，但在其本身是美的事物，有時也許會含有毒害的影響的；所以美要和道德的觀念完全合一時，才是真正的美，所謂道德，就是正義的決定；在現社會裏，正義是超個人的，不從社會的觀點，便不能取決正義。當一種作品利用其自身特有的力而成為正義的擁護時，它就被賦與政治的價值了。

文藝的政治的影響是非常微妙的。從焦躁的功利的立場求之太急，有時反倒失掉了其效果，更有時會造成一種反感，使人反轉於藝術的象牙之塔裏去；這更是一種危險。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所急要的是說明，而使人認識，並不能使人把它看為一種恐怖。

但對於那站在某一種黨的文藝政策的宣傳，不能和解決文藝本身的政治性的問題，作同一的看法。某一黨的文藝政策不是單純的文藝的問題，拿出書呆子的傻氣，和一種有極大的政治勢力為背景的文藝政策，作細微理論的檢討，那會成為無味的囉嗦。盧那卡爾斯基絕不是一個不懂得藝術問題的傻瓜吧？請看他在三個不同的時候，寄了三篇論托爾斯泰的文學，而三篇的論調都是不同的；他爲了現實的情況，便不能不作不同的說法。當藝術的武器沒有爲逆流而効勞的時候，這種不同的使用法是可允許的，而且應作爲後學的模範。我們對於像黨的政策大綱這種東西，也該持有同樣的態度。它的細節的理論不是我們注意的焦點，我們要看它所代表的政治的勢力。如果那政治力的方向是正確的，爲維持其發展而使文藝作爲政治的臨時宣傳的機關，雖然在一個短期內好像是有傷於文藝的本身，而隨着那新的政治力的安定的程度，會使文藝斷斷還原於其本來的面目，並且因爲這一轉化更露出一種新的姿態來。這事有蘇俄革命後的文章的發展可以作爲我們的實證。

但盲目地搬運來外來的政策，不顧自身的現實的應合，不顧自身文藝發展的階段，這政策會成爲一種作家的迫害。幾年來中國文壇的理論的混亂，創作的無生產，這總不能不認爲其原因之一。蘇俄的作家們在嘆怨創作落在現實之後，理論又落在創作之後，反之，我們則只能嘆怨現實落在創作之後，而創作又落在理論之後了。

從我們的立場，在解決文藝的政治性這問題上，應當保持的有如下的幾點：我們不要徒然地過於焦灼，而羞愧拿不出獨自的

理論來，我們只有從實踐中漸進地發展我們的理論；不要意氣用事，接受一切可供我們參考的理論，但不是盲目的，適應着現實的發展；避免理論的高調；同時盡全力反抗那拉着時代逆行的反動勢力，無論是藝術領域裏的，或是其領域之外的。

我們的青年創作家們仰制住自己，不要使自己的作品成爲消遣品，麻醉品，切應着現實，作着解剖，揚發，指導，實擊的工作；我們的青年理論家們，也抑制住自己，不要把許多私人的尖酸刻薄上看得過爲重要，避免許多無味的，只是爲滿足個人的勝利的辯論，以沉默來應付他們，但當一問題是有關於社會時候，我們絕不讓步，永遠作最後的爭鬥。我們把這時代，看爲苦難修行的時代，磨練自己，充實自己，同時以我們的微弱的力來推進社會。

我雜亂地表白了我個人的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我希望星火社的人們以及一切的讀者的批判！

沫凡小品

殷琴憶

孩子

自己向來是愛孩子的。

雖然自己也還是不滿二十歲的人，可是見了更小一點的

孩子，偏愛像慈母般地撫摩。

寂寥時，老是想和幾個孩子玩玩。姪女森，似乎該說是最喜

歡的。

那孩子，今年剛七歲，有着一張圓的蘋果似的臉，兩粒烏黑

的眸子。笑起來是怪迷人的。嘴小小地，配着幾顆雪白的小齒，夠惹人愛。

偶而我向她說：『你這孩子真壞，留心你媽罵你！』接着她

老是說：『不，』而且還提起了一雙肥滿的小臂，打了我一下，是

那麼輕輕地，軟軟地。

記得有一次，我拉着她到兆豐公園去。在動物園內出來時，

她閃着她的大眼，對我說：『×叔，那黑熊多怕人。』我謊她：『留

心這熊晚上來抓你哪！」

「不，」她趕緊爲自己辯護，「森乖，熊不抓森的。」

瞧着他那股子天真的神情，終於我也笑了。

她不法生，對於任何人，她都愛親近。她具有一副活潑的神態。秀蘭鄧波兒似的，這聰明的孩子呵！

春天，回到故鄉去，第一天我就去找她，她告訴我：她這學期沒讀書，她害病，沒出去玩。

我抱着她，聽着那一串銀鈴似的聲音，跳進了耳朵。最後，我不自覺地吻了她一下。

如今，又是兩個月沒見面了，我老是惦念着森，別忘了你的叔叔哪！

家

獨個兒流浪在異地，時常愛想起家。

真的，家是一個多可愛的場合。那兒是消磨了我的整個童年，那兒是我最先認識的世界。我底媽，我底姊，我底弟以及我底孩提時的伴侶：一切的一切，是多夠人懷念呵！

我底家，是有着一個大的庭院的。院的左角，近門的那邊，長着一株芭蕉樹。花壇是在右角上。春天，一些紅紫的不知名的花，

從壇上的泥土裏冒出頭來，雜着綠的芭蕉葉，那是一幅多美麗的畫。

屋後，一條曲折的小河，幼年時，我常在這兒玩上了一整天。釣魚，捉螃蟹，撈浮萍，什麼都愛鬧。甚至有時會給蛇咬住了手。

而且，在這古舊的屋子裏，我還遺留着不少值得追憶的事：我有着一張琴，一箱書，一座Venus的雕像，以及一桿破得幾乎不能再用的獵槍。

更不易忘記的，是我底母親。

母親，一位善良的中年婦人。正如書本上歌所頌的慈母一樣，我的母親，在我是有着極大的好感的。她以全部的智慧賦予我，再給我以多量的母性的慈愛。

我不能忘記家，同樣，我也不能忘記母親。

而今，一個子在異鄉流浪着：到處是孤寂，是苦悶，到處祇能見着一張張可怕的難堪的臉。找不到一點溫柔，也找不到一點親切的撫慰。

午夜夢醒時，一縷悲涼的情緒掩上了心。在枕上，我幽幽地偷泣着。

家，對於遊子，是有着多麼大的誘惑哪！

稻穀

徐轉蓬

田間收穫將竣。農家期望着幾日猛烈的太陽，藉以晒乾濕的穀和濕的稻草。不幸的，收割後碰到了黑沉沉的拖延着的雨天，稻草就腐爛田間，堆積在家里泥地上的濕穀，上了黑斑，蒸發出發霉的氣息，抽出長芽。

屋前屋後所有的空地上，長長的狗尾草拔掉了，把堆積着的石礫碎磚，破瓦挑去，將空地暫作了臨時晒場。趁太陽晒穀。晒場四周又臨時編了籬笆，防禦鷄和鴨來偷喫他們珍貴的穀粒。金黃穀子——「地簾」——「地簾」的毗連着晒在屋前屋後的空地上，太陽照耀在上面欣歡的閃光；等到夕陽西下，包着頭包的農婦，把晒乾的穀收起，搬上風車去扇穀糞，飽滿的穀粒沙沙地宛如發笑着從風車口吐瀉出來，然後由男僕挑上樓，倒進穀倉。在這收穫的季節，農家每個男子都耐心的勞作着，融融和和的洋溢着快樂的空氣，但當他們發現自家的倉櫃里的穀，沒有往

年那麼滿，想到穀價比往年跌落，眉頭立刻下垂着……

正當農家有穀進倉的日子，跟着催糧的又來了。

最初帶這令人不安的惡消息進李家村來的是剛從城中回家的茂春叔。

他，用着警告的口吻，站立街頭，宛如個傳道者，指手劃腳的說：

「這次，欠糧的糧戶再也逃不出一關了，縣長和徵收主任，帶了糧差警察，親自下鄉，聽說縣長是個鉄面無情的人，只講錢，了不得利害，沒有錢，哼……對你不起，拘人封門……賣掉老婆也得把糧還去……縣長下鄉好幾天，最遲四五天後到我們地方上來了……」

秋收以後，安息的靜謐的鄉村，偶然落下了警人的炸彈，消息雷一般的迅速傳遍了，那班欠戶的心被恐懼所襲擊，卜通

卜通的跳，好像要從胸膛衝出來，現在唯一的希望，只希望傳來的消息是個謊。

『茂春叔專說嚇人話的不聽他，切不……』

事實即迎上證明了。第二天糧差劉大的影子出現在他們的村上，手上捲着一大張『拘案究辦』的欠戶的名單。戶口在一百以上的李家村，僅有少數人的名字沒有在上面，那便是最富的坤裕伯和最窮的世界上一寸土地屬於他們的景陽小鬼那班人。糧差吹着鬍鬚，活鬼一樣的從這家走到那家，每個欠戶的門口，他都認識不會走錯。劉大在這一帶地方走糧相近四十年了，和每個人結了冤。他簡直和同釘在他們心上的一顆螺旋釘愈轉愈深，他們懷着滿肚皮無從發洩的怨恨，但看見他時，外表仍裝出客氣的樣子，獻殷勤，留他家里坐，請他喝酒。

欠戶看見他飛來，一時又拿不出錢還糧，那應該立刻預備一筆『草鞋錢』，裝作神密的送到他縮在袖口內的手上，并且哀求他：

『劉大哥，少一點了，不嫌太少呵，遮蓋遮蓋過去吧！』

『上舉急啦！上舉……』

話雖如此說，『草鞋錢』上了手，催糧的目的也好像達到；

『拘人』的心情也頓時淡漠下來。欠戶又暫時的可以把糧拖延着了。

這一回，劉大好像變換了個人。從前只要他有『草鞋錢』上手，什麼事都了結。這次送他錢，他不敢收，塞進他的口袋里，氣忿的抓出來投在地上。

『遮蓋遮蓋過去吧……』

『我——劉大遮蓋不了你們，我不中用，隔天和縣長自己去說，沒有錢不必開口……』

鬍鬚那麼殘酷的豎起，眼睛一閃閃的。

就是他的口吻和氣概，已夠給欠戶心跳的了。

穀價狂跌了，

村上收穀的店行只有坤裕一家，穀價的漲落都由他的嘴隨意說出。

走進穀行去，把肩上挑來的穀歇下來，問一問行情，行家坤裕伯輕輕一句話，立刻將糶穀的人面孔變青，毫無血色，和草紙一樣。

『昨天每斗三塊四，今天三塊也打破，從天上跌落地上呢！』

喉頭好像被無形的手扼住，話也說不響亮了。

「早晚市面不同，明天恐怕，哼哼……」

「明天還要跌？」

「哼哼，你看吧！」

充滿恫懾和欺騙。他明白糶穀的人已經把穀挑進行來，不久便是他的貨色了。低價收買，高價賣出，行家只要過了過秤，在這種場面，賺錢不用費力的。

糶穀的人如果說穀價太低，迎上卑賤的笑臉請求他略為提高。行家就跟人相罵似的給你難忍。

「如果嫌穀價低，我並不強迫你糶，買賣原是兩家情願的！」

但是行家那雙苛毒的小小的眼睛早已看出他們非把穀糶出去不可了。

行家坤裕伯，背着手，爽爽意意的，眼睛釘住自己的洋緞鞋尖上，踱來踱去……

忍痛的把穀子從倉櫃搬出來，忍痛的挑進穀行去。

穀價的跌落，從徵收錢糧那班人到來，便開始了。

縣長，徵收主任帶着警察住紮在祠堂里。那兒也便成了臨時拘留所，把欠錢糧的人拘了來，然後再說話。

如果欠糧的男子躲避在外，那麼這晦氣便落在女人身上，警察把婦人，老太婆也拘了去，是作一件抵押品。

「有了錢便放你回來的吓！」警察拘他們去的時候也這麼坦白的告訴他們，站在縣長徵收主任面前，老是那麼一句話。

縣長看見有人拘來了，便「空空的」乾咳着。好像想把宏亮的咳聲藉以增加他的威嚴，擺出那副無表情的貧血的面孔，帶着教訓的口吻吩咐他們。

「想法子弄錢來，把舊欠的糧還掉，如沒有錢，剛剛收割了稻子，快挑穀去糶……」

「糶穀？家里僅僅一二担穀，自己不要喫嗎？」

「照這樣說，欠的糧不要還，是不是？」

口就封住，糧不還說不過，叫他們將如何回答呢？

縣長自作聰明的，以為剛收割之後，農家多少總有些穀儲藏在穀倉里，因之特地選定這些日子下鄉來。

「沒有錢，搬穀子去糶呀！」他指示欠戶這條路去走！

嚴厲的追繳，毫無辦法變通，平日多嘴的善管開事的士紳也噤息着，不敢誇耀自己的面子。

縣長一到來，好像有意的給欠戶一個恫嚇：

『封門！』

第一次這驚人的恫嚇便落在走厄運的李有才身上，他欠了前二年的舊糧，可是直等到追繳時的今年今日，而是一個沒有方寸土地，沒有錢糧的窮人了。他知道把田地賣掉，可沒有把糧還清。警察幾次尋找他，他避出去。于是在忿怒之下，兩扇破門被封了，封條交叉的森嚴的貼着。

同樣的，欠戶們都憂愁大門的被封。

無可奈何的不得不走縣長指示他們走的路了，如果捨去這條糶穀的路不走，那真不客氣的叫他們走進監牢去！只好忍痛的糶了穀，離收割後不遠，僅有的小木倉里的穀子，又空洞洞的只剩下老鼠喫的穀粒。

『天呵，以後怎樣過呢？叫我們喫石子嗎？』

大家一同鼻孔的嘆氣，懊喪的搖頭蹬腳，憂慮到將來生活的糧食，以後的歲月是那麽悠長呵。

緊鎖着眉頭，默着臉，垂下鼻子，垂下腦袋，愁。

糧差警察變成瘋子一樣，隨便罵人，用腳踢人，可是當糧差一脚踢到和女人一樣的男人品根麻皮身上時，他受了冤屈的『嘩啦』一聲哭起來，滴着眼淚，流出清水鼻涕，那麽可憐的扁起嘴巴。他並不因為小肚子踢了一腳，踢痛了哭，他能受痛。他也不因為受了侮辱，哭着出氣。

原因是糧差逼他糶穀。那些話刺傷他的心。

『哼！你這麻皮，看外表老老實實，其實是個鬼東西，不還糧，皇糧也敢延欠，什麼事也便會做。老是說沒有錢，你家里剛割了稻，可沒有穀哩！糶了穀就是錢！好，你再不去糶穀，我們得動手綁繩子了！……』

他想起小木倉里儲藏着過多的穀，不能不搬進穀行去了，于是他哭啦！

『簡直要我的命，簡直要我的命……』

糧差警察彎着嘴角笑，他的一場哭，完全白費的，真不如貓兒撒一堆屎有意思。

村上許多人看風一樣的圍住品根麻皮，看他的一場哭有沒得着效果。如果他的哭生了效，也許有許多人會學他，和女人一樣哭起來。

看風回去的人，都知道哭是沒有用的。林大木看了有些不服氣，又好像對麻皮這種女人的行為十分憎惡，有二片厚厚唇皮的口，和鯨魚的口一般張開，大而圓的眼睛上下翻轉了一下！

『呸，哭你媽的城隍菩薩去吧，欠了糧，軟的話，就忍心把穀糶掉去還。你哭，哭死也不相干！你媽媽的男子漢的眼淚和女人的尿一樣多硬的話：一條路，大家去坐牢！』

大家都在他面上呆住眼睛。林大木平日很少說話，十分善良無用的人，今天爲什麼說了『硬』話？

林大木本來從不喝酒，可是今天在酒店里小桌邊坐着，好像要灌他一肚子。喝完一碗酒，面孔立即變成一塊青，一塊紅，突然，在桌上『砰』的擊了一拳。十分忿憤的：

『媽的，錢糧催得這麼緊，拘人啦，封門啦！我大木恨起來，一拳送他們的命！以後就是把捉去殺頭也情願，操他媽媽的……』

……等我喝飽酒……』

喝酒的同伴李癸生旋轉頭來望他，兩道眼光有力的壓迫着他，慫恿着他：

『噫，你敢去，當縣長，徵收主任面前，罵一陣，便算第一個大

好老酒喝我的！』

『哼，你不要看輕我。』指着自己的鼻子尖。

林大木又在桌面擊了一拳，鼻孔呼呼的吐氣，酒力激動他的血。一時他又沉默下來，濃而粗的眉毛抽動着，有所思索的樣子。他雖然喝了酒，但他的心情仍極其清楚，不比那班酒鬼，灌足了酒便連自己幾個手指也分不清了。

正當這時候，對面街上穀行裏的坤裕老闆在家裏請客，

縣長和徵收主任和村上幾個有面子的人都在。

坤裕老板手背在背後，搖晃着那肥胖的身體，走來走去，眼睛那麼貪圖的笑着，看見低價收買回來的穀子，在地上，在樓板上，角落里山丘一般堆積着。心中就暗暗的感謝縣長和徵收主任這次的下鄉。

不是糧催得緊，穀行里決收不起這麼多，穀價也沒有這麼賤！誰願意把家里僅有的幾担穀挑進穀行來呢？

賤價收買……

以前每個稻熟的季節，坤裕穀行儘量收買也不過收三百担左右，今年却增至六百担以上……

他是應該怎樣的感激縣長和徵收主任這次的下鄉村呢！

請客。

一切人情好像都用這席酒來酬答。

縣長在坤裕老板面前，並沒有擺出架子，喫一席酒有多大意義似的，很早的到來了。

還沒有入席，大家坐着喝茶，抽煙，隨便談着話。

縣長嘴角一縮，幾乎要笑出來的樣子，得意的成功的說：

『收糧在這些日子最好了，農家剛收割完了，各家各戶多少都有些稻子。如果再遲兩月，窮人都把倉里的穀喫光了，那想到還糧？』

坤裕伯迎上一個媚笑：『縣長先生下鄉的日子正對勁，有穀的人家，一逼就逼出來了……』

林大木從那對街的酒店中罵了出來，站在穀行門口。他有時憤怒的嘩啦一兩聲，有時又低聲的訴苦一般的唸着：『做官的人，也該體量體量種田人的苦處啊！糧是要還的，應該放寬一些才對，爲什麼這樣逼死一樣的逼着呢！』

門口林大木那噁噁的聲音，傳到在行內喝着酒的縣長的耳中，他是外省人，聽不懂林大木的土話，但聽那憤慨的聲音總是好像在罵他似的。

縣長詢問着坤裕伯：

『門外有人在鬧嗎？』

坤裕伯替縣長咀罵了：『門外林大木那個傢伙！他在罵你們收糧的人呢！哼，世界上那有這麼一個頭腦想不通的人……』

『罵我們？』縣長趁着問，手在桌上拍了一掌，『帶他進來！』

他吩咐侍候旁邊的兩個警察。

『好傢伙！嘩哩嘩啦，非嚴辦他不可，不嚴辦他，百姓都跟他一樣，那還了得，就沒有人還糧了！』坤裕伯向縣長供獻了這一段意見。

『要嚴辦他的呵！』恰正恰合了縣長意思。

林大木被警察吊起，帶來了。

他仍是張着嘴那麼嘩啦啦的，不知他叫些什麼。

縣長也不詢問一句話，只看了看他的面貌。吩咐警察說：

『把他帶到縣里去！』

這麼一點小小的風波發生之後，縣長好像感到侮辱一般的，他不安起來了。他沒有心情喝酒，退席了。他再也沒有心情徵收，回縣去了。

「把這傢伙帶進縣去，這地方沒有收清的糧，隔天再打算……」
當晚，那班徵收人走了，林大木也被帶走了。
收糧的人走後，擾亂的李家村安謐下來，逃糧在外面的，也一擺一擺的回家了。

「林大木，林大木，托他的福呵！縣長一罵給他送走了，做縣長的人也怕罵的？」
頓時，林大木成爲村上所敬佩的人物了。他們能安靜在家睡一晚，好像也是他所賜與的。

黃昏

侯汝華

假如黃昏是一個很大的瓶子，而在瓶中所儲藏的，則一定是紫丁香花色的寂寞，更加上一點憂鬱。牠每天都有一定的時間，從天的任一角落放散出來，然後送給點平民的矮屋，然後送給點貴族的高樓，然後又送給點閃耀着紅雀之羽跟紫燕之嘴的海，和幽遠的大森林……而不讓薔薇，或百合有牠的顏色。

於是，有許多無家可歸的旅途倦客，爲他們的下宿而惆悵着，許多鳥獸也爲牠們的天體而惆悵着……誰也不敢有一剎那的妄念，希望他們的大深夜能夠得到安眠。

我亦黯然的想起我的過去了。
人生能有幾許他的白晝呢？

白晝裏，是常有牠的陰晦，和雨，和風沙之目的。在陰晦，和雨，和風沙之日中，白晝亦不能有牠的明空，和牠的少女般的澄潔了。而黃昏却沒有這些，只要到了牠的一定的時間，便不管巨海大洋，不管天體的晴朗與黯澹，帶着心醉的傷感，開了大瓶子，放散牠的寂寞和憂鬱——若遇了雨或風沙之日，則寂寞和憂鬱更會咆哮起來，好像有一隻不可見的手，扼住你的喉嚨，使你咳嗽不得。

黃昏是寂寞和憂鬱的大施主啊！
人生究竟能有幾許他的白晝呢？

迫近着黃昏的，是一大片的草原，一大片的莊嚴的景色；既沒有白晝的璀璨和喧擾，也沒有黃昏的惆悵，而是有空冷的生命的，呼喚的息壤的。
可是，在黃昏的時候，誰又能驅逐他心上的黃昏到天外呢？——我又黯然的想着——一九三五，八，廿二，黃昏於鳳城。

談韻律詩

朱誕英

爲什麼我們寫詩似乎非要「形式」不可，這祇要想：裸女或人醜美是人人欣喜的，而女人的服裝之考究也佔有極大的勢力，其中的道理蓋大同小異耳。今日寫今日之詩，本不在形式之「自由」不「自由」，惟「自由詩」之於今日，乃能找出可以與以前不同的詩情，祇有這一點是他的好處。一兩個人看清了這一點，故「自由詩」在目下已造成一種可喜可賀的成績。但是我們仍要想到：裸女畫大概是不能一天到晚去看的，而適好的服裝，卽令並不如何高貴，卻絕不能毫無理由地就討厭它。因此自由詩寫熟了，韻律詩便會降臨，這也像我們既認明了「維那絲」的美點後，便極易欣賞女人一樣；然而形式的穩妥與否要從經驗上得來；於此暫舉一例：

在不同的日子裏

走在同一的路上了

今日如往昔的

晚霞仍紫得通明

無可太息

祇追懷於微笑中吧

於是聰明話益可愛

如晚晴色

這是我以前的一首「自由詩」，現在卻改成如此了：

不同的日子裏同一的路徑

今日如往昔的紫霞仍通明

追懷於微笑中并無可太息

聰明話益可愛如天之晚晴

自然前一首是很壞，而後一首也并不見得就好；但我想說

好乃在形式的變化中，可以看出一點道理，即後一首較前一首來得親切一些；但也不完全靠韻，實是形式的合適而已；我們可以說：前一首是破碎的，且有些不經濟的字；而後一首是整齊的，且有韻的幫助，因此使人似乎容易接受了。這個形式並不見好處。但我自己用來也漸漸熟了，似乎很方便，方便處即在三個字，三個字，五個字，這一串的節拍上，他令我想起的是：

青山隱隱水迢迢。

紅豆生南國。

好像一句詩如就這怎樣已經夠了；因為「青山」是一回事，「隱隱」是一回事，「水迢迢」是一回事，「紅豆」是一回事，「生」是一回事，「南國」是一回事；詩可永遠若如此生成的。那麼爲什麼不仍寫「律詩」或「絕句」去呢？這自然是一新詩的大問題，但我們在此簡單說來，則是表現的差別耳。因爲白話語言的累贅，故今日的詩，字數之多出自是必然好；我常懷疑是不是白話語言仍然會變，也許變得仍會如傳統的詩之那麼方便；也許變得更累贅，卻再於累贅中益可見出「新詩」的特點，這都是更難說的。譬如靜希先生的：

一片雲吹開仍是青的天，
遠的樹與風。

之句，字數是更多了，但因此句內容太充實，乃使人不覺得他的累贅；但像：

初晴的天氣小小的門外晚紅的顏色

則終不免露出一點使人疲倦的感覺，這與背和誦或讀和熟似乎就要發生一點阻碍；但靜希先生尚有十八個字一句的，却仍能見出好處；於此，乃益覺「韻律」之可追求，於「自由詩」一後，形式之能令人努力也。目前，大概不在寫一首好詩，而在如何能使一首詩寫好；尤其是「自由詩」已成了濫調之模擬的目前。惟一種形式如何便算好，這祇有大家在經驗上去養成，此外我們應該要求的是像沈約與李商隱等人之出現耳。

至於韻，按靜希先生的說法是并不需要太嚴格，此中道理如在一個很會念詩的人是極易明瞭的；其實也是如此，假使一個詩的形式使人讀來已不生硬，即令韻不太講究，甚至全望韻好幫助，也是會如有韻之一樣親切的。陳子昂的登幽州實是好例。但有韻經得湊巧，甚至能生出一種感覺來，那祇是可遇不可求的。至於自由詩也有用韻的，則似完全失敗了，那字數的飄忽，抓不住的韻脚，都是致命傷；「五四」的一部分詩之未能寫好，或即在此乎？

宿北大東齋

朱誕英

五月

相似的路裏與相似的屋門
靜讀的少年芭蕉樹下的人
方便的夏雨那較好的聲音
清新的清早是夜來的甯靜

五月榴花之望紅日在遠方
遠方遲寂寂的好意的徬徨
夏之天氣不測冷風降下了
無名的繫念裏獨坐的長廊

過燕大

秋

侯汝華

朱漆的門柱與古意的廊簷
是誰的幸福在友人的窗前
那同樣的天卻各自成一處
越野的一處多蝴蝶的林園

對海的窗前靜靜的飄過黃昏的鐘聲
南天的懷念無法度量的一天天的深
桅檣千萬支聳在旅人的瘦的胸前了
秋天的影子蒼茫的暮色墜入海中心

清華園晚

夜

晚鐘敲來一片黃昏與黃昏
美人蕉的金紅落日夕照中
是誰的憩息呢顏色的號令
紅樓的凝視吧晚景已如夢

深巷傳送來賣饅頭的聲夜是寂寞的
風顫電報線芭蕉葉窗下小昆蟲振翼
遠行人的心如一個大洞無握手的人
夢寐中怎樣可能得一點朋友的消息

兒伴

劉貝汶

照例，當我感覺疲乏的時候，我就跑到這裏來。這裏是一塊碩大無明的大石，半濕的旁邊巍巍站着一株巨大的松樹，三千年的歲月使牠顯得僵僵，剝裂，但——那是好的，牠底蔭影是我乏力的筋骨的無上的藥湯。我躺着伸直雙足，兩手又在頸後作爲枕頭。我微妙地睨着那遠遠的在陽光下閃爍着透明的海面。

郵差走近來，對我說：

『恰巧，你的信。』同時把信遞給我。

我接着，不禁高叫說：『很好！』那是從故鄉寄來的，我們好久不相聞問了。

『朋友，三年來這是第一次我想寫個信給你，居然寫了。我祝你好，你未曾挨餓嗎？我是好的，但是天呀，再三年我就要死了，一隻田螺有時也要伸出壳外的呀！我是仍在這個瘟衙門裏呢！你知道嗎？我整整在這兒十三年另七月了！唔，還有一件，請你替

兒伴

哭一哭吧，我做了爸爸了！這是一月前的事。我爲此曾同內人大鬧一場，她反駁說都是我的作孽，我也就無話可說了。只是這個担子很重，很重，看看我就要爲自己的「作孽」壓死了，有什麼話說！自作孽不可和！

『老洪發福了，他做校長，又做迷信捐的包捐人。每日下午四五點鐘時，你總可以在那閻羅殿（鄉人們是這樣稱呼迷信捐辦事所的）看見他，夜裏也常常在那裏。有時——那是緊張的時候，你也可以看見他帶着衛兵親身出馬下鄉去捕獲那些犯法的人……』

我把信看完了，丟在一邊。殺那間，這兒一切實景，在我眼前退去了，不見了。我彷彿如在一間倭室裏，四壁爲我們幾個十二三歲的孩童的笑聲所震動，一個同伴正高聲說：『當時薛仁貴同岳飛大戰三百餘合……』

『括啦啦……』我驚跳了一下，臉上掠過一個黑影，但見一隻灰色的巨鳥在高空翻飛，快如鷹隼。——於是，這靜穆的秋空就又投入我的意識界來了。

『唉！』我惡恨地嘆息着，感到一種如同天地一樣廣大的悲哀：『什麼都會變的，什麼都變了！』

無論如何，我要在心中單獨地保存那天真的一幕是不可能的！關於他們的消息如同風一樣時時會吹到你的耳邊來：好比××做了縣書記了，××做爸爸了，××給人搶殺了……這些戲是連着的，我不能說這些全是假的，而硬設想這些人物並不就是那些竹馬的遊伴，是另外一些個也是失敗的！我常常想，天神設使一旦我們幾人碰頭了，將談些什麼？有什麼好談？我們大半不會提起岳飛或薛仁貴了，牠們將為一些無謂的寒宣代替了！我們底笑將是勉強的，淒傷的，甚至是不懷好意——互相疑

恨着你就是他生活的爭道上的敵人！

總之個個都變了，變成貪婪，吝嗇，自私，悲哀——一切可愛的狂浪同天真都無痕跡地消失了！人人都忘記他們早時的英雄的偶像，只是關心着油，鹽，或是盤算怎樣在鄉公所裏惹人注意……

我把信紙拾起來，在手中接搓着，帶着一種幾乎是仇恨的心理，但沒丟開牠，牠猶如一個可愛的，做了錯事的孩兒。我柔情地想：牠是通過那條黑暗的市街的，走過那度衰敗的橋的，牠一定帶着故鄉的氣息。——但是爲什麼牠要勾起我這些心緒呢！牠殘忍地在我那可憐的「設想」上重擊一下，牠又提醒我：那些追星逐月的遊伴如今是大人了！

于霞陽。

再論「沒有天才」

黎錦明

有一位年紀已經高邁的女士，在一處友人的茶會裏，會好奇的問我說：

『一篇好小說裏的人物我全都認得。可是要把它寫到紙上，要那麼自然，那麼不顯做作，那麼和故事打成一片，我看看真不易呀。難道這真有什麼特別的手法，天生的聰明嗎？』

『沒有什麼，老太太，』我對她說，『小說家，藝術家，以及一切所謂絕頂聰明的『搖筆桿子的』有一種特長，那正和您一樣有，充份的閒暇，把一件別人從不當心的事當做寶貝般的做下去。一個聰明的小說家要維持他一生的榮譽。他正和你能維持你的家庭的一生幸福一樣，是在一種被人極輕視的困難的寒酸的景况裏開闢世界出來的。就因這種事的煩瑣，等到把它料理得好好的，一經公佈，大家都訝異起來，如夢如癡的稱道着，這種猜疑中，便有所謂『天才』這名稱的產生。以備專門安放

在這種成功者的頭銜上了。實際那有什麼天才呢；一個專事利祿的人之于天才。正和中世紀以前的愚民之于巫婆的心術一樣。文人之無所謂天才，就等到巫婆之沒有巫術。』

那些把所謂偉大作家看做天才神祕的現代人，以至把天才當做鬼當做神當做怪物的人。我可以同樣用這解釋來答覆他們。我們要承認這些在寫作時已經入了迷的，正在發展他的偉大的途徑的人物，在生理上，他的神經成了可怕的敏感，心和腦變得超凡的脆薄，膨脹；在生活上，因為失却了一切工作時的暇裕，他可以紙烟向盒上嘩的擦着，去點燃含在嘴裏的洋火。甚至可以忘却三餐，以夜當晝。這個時際，才真有所謂想象的產生，若是出之瓦特他可以在它中間看得一座蒸汽器的粗型，若是狄福，便給魯濱遜造下一種驚險的現實環境。等到其後第二第三個世紀，繼續這種工作的人。在學會了製造這想象之後，

再參證了一些更新的材料和理解，於一個想象的構成便更複雜了。由此一例，我們才懂得蕭伯納沒有易卜生在其前，決不會成其爲蕭伯納。易卜生沒有法國寫實主義的最初根本的啓導，也不會成其爲中後期的易卜生的。易卜生爲什麼會比法國的寫實主義者做得還高明？這不用問，他將一個少奶奶管不下的家庭竟管理了下來，而且管理得比少奶奶還要摩登，就因爲少奶奶只懂得摩登的方式，而易卜生這老太太却在這方式之外再添些哲學家的，社會學家的，經濟學家的眼光和經驗。於是叫你走進去，非驚訝莫置不可了！而最重要的，這樣一種新家庭裏，剪子掃和帚是絕對不能缺少的。門簾長了一點，他得裁去，玻璃上起了潮蔭，他得拭乾。法朗士寫文章利用剪子，將篇幅中的重要段節留下來，不重要的裁了去，這所留下的，便是「想象的記載」，因爲想象的產生有時不是——或者可以說部全不是——整個完成的。我們在寫作時可以想象王大是在集地看見過的，但張二究竟在什麼地方見過，他還得去踱步子，吸紙烟，去在過去的生命中進憶；他不能把張二寫得和王大一樣，更不能把張二故意拋空，讓它留下一個缺口。等到人物在篇幅中自由的存丑了，他才有工夫把文章的格式定妥下來。集一段應當調換，集

一章應當前後互排，這便是所謂聯合故事情緒的手法。亞里士多德之所謂「非情」，也就是在這方法上定下的條律。再其次，他得修葺全篇的造句了，在易卜生篇幅中的句子，蕭伯納決不會使之相當同，無論它所含的內容是兩樣的。甚至，還得注意——無論那一段，一句，一字，都得是平易的，輕巧而又非庸俗的，切合想象的。等到付印了，他還得把樣張拿來再一口氣看一遍——不得自問：「這麼精細，可是順暢不順暢？」如果有處不順暢，他又得費下時間，去打開這茅塞了。甚至還要問——故事的出落自然不自然？如不自然，又得費下日子把那一個人那一景改換甚至勾銷了。

你們試着看，一篇傑作是這麼完成的！他下的苦工正和一個工程師之于新型大廈一樣，決不是腦子裏的陳貨！有些短篇作家的名作，如莫巴桑的「項鍊」，梅里美的「馬德奧凡爾哥納」，不露一些剪裁的痕跡，像是一氣呵成的，但我們得瞭解——在他寫成了前，至少有數月或一年的「腹稿」的。這種「腹稿」非待一個新的感情，或新的故事來刺激他不可，或者非要從什麼書上得到一種新的方式的影響來指導他不可。這種「腹稿」的偶成，「看來很有些天才意味，但其成，也因爲它的，短可以由

精力與智能之，一時作用完成立，但其來歷，我們可斷定並非是偶然的。

這樣看，我們很瞭然造物者之于人類並非全然嘉惠的。只要認真，不怕銖釐鍊成針。當一個成名在五十歲以後的作家，你得替他的心的磨難的歷史去想想，不要全被他的外表和榮譽所欺騙了。

世人把天才的成功分做三時期——三十歲以前是詩人的，五十歲以前是小說家的，五十歲以後是戲曲家的。這種說法固不可視之爲定論，但從這上面可以斷定這三種文學形式的進程之差別，那是不容諱的。詩只拘於一刹那的幻象，成功較易，小說則必由幻象走入實地生活經驗，故較難，至戲曲，在實地生活經驗之外還得加上個舞台經驗，自更屬不易了。而成其事者，與其說爲天才，不如斷爲艱苦的努力。

除此之外，我們還得認爲如有偉大天才，必得是時代的。莎士比亞的詩拿來和蕭伯納放在一處，無論如何後者是較爲廣大的受人歡迎，如果蕭伯納寫的仍舊是莎士比亞，他的名字也許早經人拋棄了。因爲所謂天才，在其工作時是由模仿中得來的，在出現于大家之時，却是全然新穎的，創造的。『詩是模仿自

然的，』把自然當作實際，『小說也是模仿自然的，』這只是一個說明作家在寫作時的真正意義罷了。世上並沒有一種天賦的經驗，叫藝術家垂手完成的。

昨兒偶讀星火上李白鳳先生『天才的有無』一文，因而作此。李先生既然和我的意見大約相同，那麼關於以上所述，大約不至再有疑難了。至於天才的『遺傳』，這也止是比較的一雙強健的父母和兩個衰弱的父母所生的兒女究竟有差異；至于生下來的後天的變化，都得在環境問題去解釋了。雖然造物者不會將一個將來要成爲所謂天才的兒子在其先賦以特負，但一個血液不純潔的父母，要造物者斷足其兒子爲未來的天才，那恐怕是『絕不可能』了。

廿七，十二。○

婚 後

(中篇連載)

一

耶 草

「這樣冷，又快到新年了，我須要一件大衣！」

張萍忽然從窗口調轉過臉，一若小孩子般地，忸怩著向丈夫這樣說。正在悉心翻閱部定小學課程標準的鄭敦五，似乎並沒有留心她的說話，祇向她看了一眼。從她那種驚疑的目光看來，剛纔兩句話的吐口是經過一番攷慮的。所以她重新追問道：

「敦五！我應當做件大衣，就到新年了，單穿件棉袍出去，在這種天氣裏總不大相宜，你說是不是？」

在這間小小的亭子間裏，他們是沉默了許久了。突如其來的妻子的這些問話，雖然在妻子是經過了一番的攷慮，可是做丈夫的聽來却是極其刺心的！萬想不到已經同居到半年的妻子，至今還不能夠了解他的境遇！他用一種無可奈何的微笑回答了張萍。而她，若有所得似地更逼近他。

「暑天開學的時候，你不是答應過我的嗎？」

「是的，萍……你也得替我想想現在的處境。」

丈夫的口吻是非常緩和的，生怕爲了這點事情引起他們夫妻間的不和睦。半年來他們是愉快的過下來的，不曾有一回口角，或者是爭執。有時候妻子的幼稚和小氣也勾起過丈夫精神上的不安，但總算給鄭敦五的堅忍與沉靜平順地捱過去。

然而張萍何嘗不了解丈夫的處境：由於經濟的不敷開支，一月前，便辭退了茶房和娘姨，丈夫自己擔任了打鈴的職務，燒飯買菜的責任不消說是推在她身上了。至於學校桌椅的揩抹，是由學生輪流派值日生幹的。爲了打發茶房跟娘姨的走去，他們是押了訂婚的戒指。飲食一方面，也沒有剛婚後一兩個月內那樣舒服。

總之，他們的生活一天天低落下來，這據丈夫說祇是暫時的現象。有一天是會轉機的：假使下學期能發展到二百個人，便

可添一幢房子，不久之後，便可以成立中學。那時候自然什麼都不生問題。目前，大家須要的是忍耐！

他們的生活確實是須要忍耐的，不耐耐又有什麼更好的法子？是的，要忍耐。她也時常當丈夫不在而感到了寂寞時，以這話來安慰那顆慌亂不安的心。同時，她又時常這樣想：不是已經忍耐了兩個月了嗎？爲什麼還不見轉機的呢？究竟忍耐到何時爲止？

「能夠就這麼著了結一生嗎？」

瞧著正在看書的丈夫那樣鎮靜的態度，彷彿對於她適纔所說的話並沒十分留意似的，她心上蒙了一種好像被人輕蔑一般的傷感。慢慢地轉過身子，很輕的把窗子推開，將雙手擱在窗欄上，吐口長氣之後，暗地裏這樣叫一聲。

當北風從窗口裏送進來，一陣冷氣恰吹在鄭敦五身邊，他放開小學課程標準，打了個寒禁，站起來，握住了妻子的一隻手，很溫和地道：

「你剛纔不還說怕冷嗎？萍！把它關起來吧！」

「想看看太陽呢？」

「坐在那兒說說話好嗎？」

婦 女

「我想還是隨便一點的好。」

她答話時只將腦袋偏了一偏，沒有去注意一下丈夫。鄭敦五很沒趣地退到原來坐的地方，仍舊翻閱他的小學課程標準。於是，屋子裏又恢復了沉默的空氣。

透一會兒空氣，她的思想越發清楚，越發澎湃了，待思念到居住在遙遠的浙江海邊的老母，她不禁又鬆口氣。半年前，她還沒出嫁的時候，母女倆住在那麼大一個宅子裏，晴天的午後，他們一塊兒剛到退了潮的海灘去拾蛤蜊，摘一束野花插在小磁瓶內。冬天，圍爐對坐的深夜，母親問到她今後的婚姻問題，她屢次都是很爽快的告訴母親的：她要享福，她要快樂，所以，她須要一個學識好而且有才幹的丈夫，這個人一定要大學畢業，健康，溫柔。從她初中讀完，三年來的日子全是這樣過下去的。真像個謎！

「萍……」

丈夫很低聲地喊一聲，她沒有回答。這種從不會在她們間發生過的變化，使丈夫的心立刻感到說不出的苦味。顯然，他怕妻子著了涼，纔再三勸阻她。

他又作一次嘗試：

『你……』

『……』

不回答的原因，自然是妻子的大意。這在丈夫却是一個不算小的打擊，他沒趣地搔癢下腦杓，怪可憐見地偷盯著妻子的衣襟。心是忐忑地跳，他好半天摸不着妻子動怒的理由。

『能是爲了大衣嗎？』

在肚內他自問着。如果誠然是爲這樁事情，那確實太使他傷心了。做件大衣本來是應當的，但是他沒有錢，窮，難道說是罪惡嗎？他一向是在堅忍地苦幹着，他沒有灰過心，貪過一次安樂。較好的日子有一天是會到臨的，爲什麼妻子竟如此的不了解這些。

的確，張萍是值得丈夫懷疑的。她仍然執拗地俯在窗口，瞭望着冷清的街道。可不是，一些零星的事件依舊占據着她的思想。她認爲她婚前的美夢完全破滅了！

她如今不是有了個大學畢業的丈夫了嗎？一切條件又是正合自己的意。然而，學識好喫嗎？康健能夠當錢用嗎？溫柔抵得上一件大衣嗎？一切這些於生活究竟有什麼補助？一種莫名的悲哀陡地湧上她的心頭，她怎樣也制止不了自己帶怒的感情。

『敦五！』她轉過臉就這樣問。

『唔。』丈夫謙遜地：『你要什麼呀？』

『我……』

『是的，你。』

『我想了半天，我……』

『你祇管說呵萍。』

她原想將所有的怒火全在丈夫面前發洩，但一聽見丈夫那末地溫存，誠懇，相反的，自己內心裏是那麼的粗暴，慚愧之感很快地籠罩住她，是那樣無力地在一張籐椅上坐下來，左手托腮，不說話。

『你受了涼嗎？冷不？』

『不！』她笑了：『真的不！』

『明年冬季我們一定裝一座火爐，你放心，我的小喜鵲，我一定要把生活弄得一天天像樣起來。現在還得忍耐着！』

『我知道。』她點點頭，很想說：『我完全了解你！』可是她始終沒說出口來，只小心地時望着丈夫。

鄭敦五一壁聽著，站一壁立起，站在張萍後面，雙手攔住妻子的頸子，禱告似地他非常慎重地閉起雙眼，輕輕地吻着妻子。

頭髮。

她翹起嘴唇咕噥些什麼，忸怩地撕開丈夫的手，用力地把他推開去。被她推開的丈夫的胳膊仍然放在她的肩上。

『我明白了，你一定以為我的手太涼，是嗎？你要知道，飢寒是能夠增加人們堅苦奮鬥的意志的！』

『你真是……』對於這種話語她彷彿是有些厭倦了，她微微聳下肩膀，用不樂意的眼光瞟下丈夫。

而她的不樂意的眼光所見到的却是丈夫可親的微笑。一雙清秀的眉目下面，是一張剛吐過沉重且肯定的字句的嘴巴，那張嘴，充分地表現出他爲人的和善，以及他人格的偉大來。相形之下的張萍，正顯現出她的渺小可憐！理智地，她忽然有了自覺，以如此的姿態在一個這樣的丈夫面前表現，她以爲自己完全是卑俗的！她不應該這麼做。否則他們間的幸福不將由她一手破壞了嗎？

緊緊地握住了丈夫的手，把腦袋附貼在他一隻胳膊上邊，綿羊樣的望着丈夫的臉盤。

『萍！我的小喜鵲。』

安祥地，她接受了丈夫深長的吻。

靜 寂

待丈夫吻了她的眼睛和她再談話時，她嗅到丈夫口內有一種由於胃中失調而發散出的濃熱的氣息，原來的一番熱情又突地冷落下來。她以爲這種氣息粗糙的人才會有的，她開始感到丈夫不過是一個粗糙的廢料。甚至她想立起來這樣罵他一聲！

幼稚的她又從新陷入於不能自解的境地。

一個粗糙的人是應該把他當作牛馬看待的。他心裏想。我須要一件大衣是事實，丈夫無容異議的應該給我做件大衣，那是他應盡的義務！我能夠享樂的時候我就要享樂，爲什麼要陪他刻苦？憑什麼陪他刻苦？刻苦對於我有什麼用呢？我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刻苦？

她像已然夫却了對丈夫的信念一般地，表情是那麽難看。她是年青的，到了今年的新年不過只二十三歲。人生原是爲了吃穿才生存的啊！她自從嫁了鄭敦五，吃些什麼了呢？又穿些什麼呢？眼看年輕的日子漸漸滑過去，就打日後還有享樂的機會，人一老了還有什麼意味？這麼的一個丈夫爲什麼要給他同情？他口內又……一串「目前主義」的思想急劇地襲擊着他羸弱的心，她再也忍耐不住——

「大衣到底什麼時候去定？」她聲音有幾分嚴厲。

「大衣？」丈夫遲頓一會兒，慎謹地說：「過些日子就去做好嗎？」

「過些日子，過些日子，老是這一句話！」她兩隻鞋底用力地來回在地板上揩拭，發出厭人的沙沙聲。「你太吝嗇，你連妻子的寒冷全不留心，你只會說空話！」

「吝嗇？」這兩個字一聽進他的耳鼓，他幾乎昏厥過去。這種名詞加在他身上，是有著侮辱的意義的，他認為他的朋友，師長，或每一個他所熟識的人，決沒有一個用如此的眼光來看待過他。所以，他心內很難受！可是話出之於妻子之口，他也惟有宛若往日一樣的，以委婉的話語來解釋給她：「萍呵！你誤錯了！我的小喜鵲，你能讓我和你說十分鐘話嗎？」

「我一切全明白，不必來解釋，不必要！」她肯定地拒絕了他的要求，接着便嗚咽起來了：「我要一件大衣！人家……」

鄭敦五面部立刻變成了紅色，兩耳也同樣的。他一時回不出話來。濃郁的情感遮蔽了他的強硬的理智，他只感到慚愧，感到自己無能以張萍這樣一個美貌的妻子，能說不應該替她做件大衣嗎！可是目前自己就沒有這種力量，肩不起這小小的

一點兒担負！

「你沒聽見我的話嗎？為什麼不响？」妻子嘮叨叨着，雙足仍在動作：「人家冬天都穿大衣的……你看看，你那一個朋友的妻子沒有一兩件大衣……你從前還答應過我，你……」

「是的，我……」

他的意思是想答應下來，然而他未能把話說完。一串不可能在他的腦內盤旋的思想居然也湧上他的腦海：身為一個大學畢業生，而又是小學校長的他，竟然盡不了對妻子應盡的義務，實在是件可恥的事！用他朋友們常說的話他心內作著比方：「真豬羅！」眉梢蹙得那麼緊。

「怎麼樣啊？」

「我去……萍，我就去……」丈夫陪著笑說：「我就去想法子，大概不能回得很早，晚飯別候我。」

說着，拿起手套，瞧下妻子不愉快的面容，走下樓去。

丈夫走了好大一會兒，她起來去關上房門。一眼觸到書架上那張和丈夫合拍的便裝照片時，她楞住了。側身坐在她的左手邊旁的不正是自己的丈夫嗎？一雙有力的目光蘊含著他事業的野心，態度忠厚，笑容可掬。她像若有所得般地，猛地打開窗

戶，右手舉得高高地：

「敦五」

禮

路易士

生活，你來吧

你好施與的女郎

我將張開兩臂緊抱你

如抱一個情人

我知道你是不會空着手來的

那麼，聽憑你帶點什麼給我

密糖與菓品在我是無你

一杯清水是最好

然而我知道——

你將贈我以通紅的辣椒

婚 後

然而街道上早不見了鄭敦五的影子。呼聲喚了來的是虛空的寂寞。
(待續)

我願意

李長之

我願意她在我身旁，

可是現在已不能夠。

流光爲什麼不能回轉，

回轉到我們相愛的時候？

流光爲什麼不能停留，

把相愛的時候變成永久？

我願意她在我身旁，

可是現在已不能夠！

無語

穆珊

這是無語的時候，

讓沈默帶走憤怒，

魔宮裏亘古就蘊蓄着

淫褻與謊誕，

豪華與饑餓的臉；

也許，有一天能

製成降魔幡——

魔宮底火烘染着半天。

但，現在

讓沈默帶走憤怒吧，

這是無語的時候。

風 火——二·四——二七

創世紀

番草

前語

這首詩。我曾有過較大的企圖——雖然現在連極小的成就都說不上——我是想用盤古氏開天闢地的傳說構成中國的「創世紀」。在聖經的「創世紀」中，創造者是「神」，世界的產生是由於上帝的「賜予」，在中國的傳說中，創造者是「人」，世界的產生是由於人類的「戰鬥」。在這點，是具著深大的意義。這意義就是我創作的動力。

因為材料的缺乏，所以我只得以「剽竊」與「偽造」來補充。其中關於「渾沌時期」的敘述多根據於Milton的失樂園中描寫撒但從地獄到我們的「東園」而經過洪荒地帶的情況；其他的如盤古到崑崙山去取得武器是我「胡謔」的。因為山海經中說：「崑崙有天柱」，在我想，也許開天闢地者的石斧就是這「宇宙之柱」吧。

沒有天，沒有地，這不是世界，這只是黑暗，
在黑暗中瀰漫著的是洪荒的統治，桓桓威權。
找不到高低，長短與方圓，萬物都只是渾沌。

也分不出過去，現在與未來，永遠便是時間；
像是沒有聲，但傾聽却可聽，見細微的騷響，
看不見運動，但却能隱密地觸感到空虛的轉旋。

遙遠地，遙遠地出現了兩顆星；呵，那是眼睛，像是流火，像是閃電，在閃耀著尖銳的光明……那是一個人，巨大的人，在黑暗中前進，前進，不停地涉過了深的海洋，跨過了崎嶇崗嶺——這時候，世界不是世界，那只是黑暗的渾沌，崗嶺只是浩氣的叢集，海洋只是浩氣的低沉。那個人，在黑暗中前進著，突破了深濃的黑暗，雖黑暗在他的面前化分，却又在他的身後密凝。呵！這密密的，密密的黑暗塞悶著他的呼吸，呵！這深深的，深深的黑暗遮蔽暗他的路程，而且這黑暗是沉重的，榨壓著他的肩背與頭頂，這黑暗更是堅固的，阻擋著他向前的進行，但是他用手推開了黑暗，用腳踢破了黑暗，將方向認清，將希望握緊，開拓著路，往前行！他自不是從天堂上降臨的，神聖的得位天使，

也不是從地獄裏脫逃了的，罪惡的叛逆精靈；他只是人，雖然沒有天使的靈質，惡魔的邪術，但是人，有著生命，在生命裏有感情與理智，感情代替了活躍的翅膀，理智代替了端莊光輪，創造著的破壞著的，勞動的人，才是真實的神！而且人，更是天堂與地獄的中間層，人更萬能，惡魔啓示了他以智慧，天使賜予了他以愛情，他能夠在耶和華的典型裏充實者撒旦的精神。這時候，世界不是世界，那只是渾沌的黑暗，沒有太陽，沒有月明，沒有火，也沒有星星……只有在那個人的睛眼裏燃燒著熱情的希望，迸炸著火星，迸炸著生命的火星，那是光明！那個人，用手推開了黑暗，用腳踢破了黑暗，在黑暗中開拓著路，最初的路，英勇地往前行！他在黑暗的渾沌中認清著方向，緊握著希望，

不管黑暗在着面前化分却又在他的身後密凝，
他，他涉過了深沉的海洋，跨過了崎嶇的崗嶺，
他的踪跡留下了海裏的深淵，山裏的巨坑……
呵！這世界裏沒有天與地，只有黑暗與黑暗，
在黑暗中，統治着的是永恆的桓與古老的洪荒，
見不着火，見不着星，更見不着月明與太陽
在這不是世界的世界裏，只有黑暗，沒有光！
光！你是熱，你是色，你是生命的生命，你！
這世界正在要求着呵，你在地獄還是在天堂？
那個人，在黑暗中能握緊著希望，認清著方向，
前進著，前進著，那向着遠的，那遠遠的彼方；
他知道，在黑暗的邊沿，世界的盡頭——那兒
有崑崙山，最初底山，已在堅強地崇高地成長。
那裏有黃金的城，白玉的井，與珠寶的樹木……
在那萬向的最初底山上已充實著豐富的寶藏。

他頂著不是天的天，踏著不是地的地，前進著，
縱然黑暗他的面前化分却又在他的身後密凝，
固然這黑暗已經存在了悠久的，悠久的過去，
但他的未來却是短促的，他已經被判決了死刑
而且執行這死刑的就是那個人，那前進的人！
這時候，世界不是世界，那只是黑暗與黑暗，
沒有太陽，沒有月明，沒有火，也沒有星……
不，在這黑暗的世界外，有光明正在等待着，
但要將這巨大的渾沌開闢，才有光明的到來；
光！你是熱，你是色，你是生命的生命，你！
不問從天堂或是從地獄，請降臨這人底世界吧！
這世界，沒有天也沒有地，只有黑暗與黑暗，
在黑暗中，居住着洪荒與桓——古老的統治者；
洪荒的國度裏只是永遠地騷擾着渾亂的戰爭，
桓是罪惡的象徵，黑暗的母親，埋沒了光明。

那個人，推開了黑暗，踢破了黑暗，在向前進，
向着世界的盡頭，的黑暗邊沿——向着西北邊，
在那兒，最初底山，崑崙山已成長得健全了！
它的山脚已深深地，深深地埋入了不是地的地，
它的山光已高高地，高高地實進了不是天的天。
他，他涉過了深沉的海洋，跨過了崎嶇的崗嶺，
他的蹤跡留下了山裏的巨坑，海裏的深淵……
不管黑暗在他面前化分却又在他的身後密凝，
他向前，向前，直到他在黑暗中觸到了山尖。
偉大的破壞呵，偉大的創造呵，將快要實現。
黑暗喲，你現在已經迫近了，你最後的時間了！
他來到了崑崙山，並不是爲了尋求金銀與瓊樹，
在過不是世界的世界上還有什麼富貴與長生；
他是爲了要取得他的武器，他要用武器去創造
新的世界——在那裏有美，有生命，有光明……

在黑暗中，他伸出了巨大的手，將山岳搖動，
更從山巔上拔起了峻峭的石峯，插入了冥空；
在那拔起了的石峯的底下出現了幽深的窟洞。
從那無底的洞穴裏飄出了一陣陣熱悶的陰風。
在俯視，從洞深底的地裏，隱約地，隱約地，
深沉地潛熾著地心的烈火，閃現著火光的通紅，
更噴吐著沸騰的溶液，又漸漸地發出了火燄——
那赤熟的火焰在向上沖，使黑暗開始了戰動。
這火是黑暗中最初的光，最初的熱，最初的色，
是勝利的信號，使他的意志更強烈，更堅決。
是的，世界已長成了，它的核心裏已經有了火，
正期待著火力者暴實的动作，以開始新底生活！
在黑暗中煽熾著火光，在火光中聳着光那個人，
他那赤裸著的廣天的胸膛如像山石般地猙獰，
他那樹幹般的巨臂牢固地將峻峭的山峯握緊，

向另外的山峯上拼擊著，爆炸著紛亂的火星；
一會兒，他把握著的不是山峯，是長大的石斧——
這就是武器，他要用這石斧來執行黑暗的死刑。
這時候，世界不是世界，那只是黑暗的渾沌，
雖然見不著太陽，見不著月明，見不著星星……
但已有了火，在火光中，聳立著執斧頭的人！
他已經高高地將石斧齊起，深深地將腳腿站穩，
將方向認清，將英勇的意志充實著戰鬥的心靈。
是時候了，決定的時間已經到來，再不容等待，
已將石斧齊起，將腳跟站穩，什麼都已經安排；
猛可地，像是狂飆，像是暴風雨的迅雷與急電，
他將那巨大的石斧向着四面與八方揮舞起來。
天上昇，地下沉，悠久的黑暗已被石斧關開，
在太陽下出現了光明的世界，呵，我們的世界！

聰明的批評

巴山

穆時英先生以「江兼霞」筆名批評去年的中國文壇，對星火取抹殺的態度，這是向人討好的聰明工作，我們十分佩服。

不過，我們也不想說什麼，因為這亦不是什麼有關係的事，對於我們。

有人說，穆時英先生還客氣呢，不然的話，他已經罵起來了。但我想，罵起來反而是好的，顯得他的爽直；這樣的抹殺態度，却是陰險得很呢。

這正是聰明人的工作吧。

